

狂人回朝

之外交篇

特朗普還未再次就任美國總統，就已經在外交舞台上把全球弄得天翻地覆，尤其是一眾美國近鄰和盟友，過去兩個月幾乎每天都暴露在特朗普不同程度的恐嚇和脅迫之下。特朗普和以首富馬斯克為首的一眾追隨者，似乎深信他們可以欺負全世界，逼迫不同國家滿足他們的要求，不過現實中的外交，並非靠公然的勒索、霸凌和威脅就可以達成目的，特朗普等人的惡霸式行為，最終將很可能引起反效果。

●香港文匯報特約記者 葉友航

◀特朗普(左)勝選後會見法國總統馬克龍。
網上圖片

●小特朗普(左)在其父特朗普表達對格陵蘭島的意圖後訪問當地。網上圖片

霸凌鄰國盟友獲取利益 歷史證明不會成功

特朗普 2.0 外交難「惡」出樣

再次當選總統以來，特朗普不斷在外交問題上到處點頭，不過正如第一屆任期大部分時間一樣，特朗普點頭的對象很多時都是指向美國的鄰國和盟友，而不是他口中對美國威脅最大的一些「敵對」國家，例如提出美國要與加拿大合併、不排除出兵奪取格陵蘭和巴拿馬運河、將墨西哥灣改名為「美國灣」等。

圖建立美獨大單極世界秩序

特朗普作出這些威脅的背後動機，固然是企圖使美國的盟友接受他的關稅和貿易條件等要求，但更大的目的是要按照特朗普本人(或馬斯克)的想法去重塑世界政治，重新建立一個美國獨大的單極世界秩序。

不過從歷史和現實角度看，特朗普這種脅迫他國就範的手段，最終都不會成功。首先，早在1990年代美國就曾經有過這種認為歷史將按照美國的方式發展的錯覺，當時的美國政客認為，全球所有國家將在美國強大的權力和所謂「自由民主資本主義」的吸引力面前屈服，拒絕屈服的少數「流氓國家」則由美國來策動政權更迭，當然歷史證明事情並沒有像當時美國政客預測的那樣發展。

其次，國際上公然的霸凌行為只會引起受壓迫國家的憤怒和怨恨，尤其是當特朗普的要求會對相關國家的國民帶來沉重代價的話。過去美國雖然經常利用其優勢力量向盟友施壓，迫使他们按照自己的意願行事，但美國同時會強調與盟友有一套共同價值觀，美國的利也符合盟友的利益，而且過去的美國政府亦傾向願意在一些對其權力有一定限制的多邊國際機構內開展行動。不過特朗普對這些都不在乎，這就容易使得盟友不滿。

第三，儘管作出開徵關稅等威脅不會在短期內給特朗普帶來任何損失，但真正實行這些威脅卻必然會付出代價，特別是在與中國等較大的國家，或對美國供應鏈有重要地位的國家打交道時。一些實力弱小的國家在涉及自身重大利益時，有時也願意付出巨大代價。換言之，特朗普對其他國家的苛求，無論如何都有一個限度的。

多國領袖懂如何應付特朗普

第四，面對霸凌行為的國家往往可以假裝順從，但實際上不一定會遵守與特朗普的約定。事實上，很多國家領導人已經懂得如何應付特朗普，特別是如何滿足特朗普的自尊。例如加拿大早前就承諾按特朗普要求，加強邊境管控以限制非法移民及芬太尼運往美國，然而加拿大根本不是美國非法移民或芬太尼的主要來源國，這個承諾純粹就是用來滿足特朗普，沒有實際意義。

第五，美國實際上並非無所不能，特朗普任何外交舉措最終都要受制於國內政治環境及市場壓力，例如任何關稅舉措若導致美國經濟受打擊，影響自然會在債市等地方反映出來，這是特朗普無法忽視的。

最後，任何美國總統任內都會遇到意外事件，特朗普在首屆任期就遇上新冠疫情直接導致連任失敗，特朗普企圖在這屆任期改造世界，也可能因為突發的意外事件而失敗。

當然，特朗普的惡霸式手段最終相信還是可以使得個別國家屈服，他也必定會藉此自吹自擂，但透過脅迫手段得來的「交易」並不能轉化成持續、長遠的外交成果，也不能真正改變世界格局，只會讓愈來愈多國家討厭美國。



●馬斯克(中)會見極右英國改革黨魁法拉奇(右)及財務主管坎迪。
網上圖片

對歐威脅更甚於特朗普 馬斯克X平台干預內政

香港文匯報訊(特約記者 葉友航)在特朗普首個任期，每日最令美國盟友領導人提心吊膽的，莫過於就是每日美國東岸時間早上，特朗普起床後無所事事在還未改名為X的Twitter上發文的時刻。在特朗普第二屆任期，令美國盟友領導人害怕的對象多了一個，就是同樣喜歡在X上月旦時的首富馬斯克。事實上，對於很多歐洲國家領導人來說，不斷在X上為歐洲極右翼勢力吶喊助威的馬斯克，威脅程度甚至可能遠超特朗普。

與特朗普不同，儘管是世界首富，馬斯克名義上還是一介平民，並非美國政府官員，但他很有機會進入新政府，而且對特朗普的影響力更是無人能出其右，這種複雜的角色讓歐洲國家面對馬斯克在X上的發文，顯得有點束手無策。

宣傳歐極右 狙擊英首相

過去個多月來，以「絕對言論自由主義者」自居的馬斯克，不斷在X上為歐洲的極右翼政黨進行政治宣傳，包括德國另類選擇黨(AfD)，聲稱「只有AfD才能拯救德國」，試圖影響2月底德國大選的結果。

對於受美國影響更大的英國，馬斯克更公然在X上策劃推翻英國首相斯塔默，並不斷散布嚴重扭曲的假資訊，包括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指控2008年至2013年間擔任刑事檢控專員的斯塔默，沒有處理當時一個巴基斯坦男子犯罪團夥對英格蘭北部女孩進行性剝削的案件，等同犯有同謀罪。

在特朗普第一個任期，美國盟友最終學懂冷處理特朗普的「Twitter治國」就是最好的處理方式，不過針對馬斯克在X上公然干預各國內政，冷處理方式已經無效，甚至可能有反效果。專家指出，雖然馬斯克在美國國內可以橫行無忌，但歐洲或其他國家應該採取措施應對馬斯克的干政企圖，包括立法禁止非公民進行可能影響選舉的活動，確實執行針對社交平台的仇恨言論規定，拒絕與馬斯克旗下企業如Space X等合作。

匯眼天下

大男人主義妄圖「名留青史」

郭輝

特朗普在第一屆任內，外交政策主要是以「美國優先」為主，簡單而言就是優先處理美國國內利益，讓美國退出國際事務及衝突的「孤立主義」，但到了即將展開的第二個任期，「美國優先」卻變成「美國國外利益優先」，由「孤立主義」變成了「擴張主義」甚至「帝國主義」。筆者認為，特朗普這種變化與其說是為了美國利益着想，更應該說是特朗普個人大男人主義產生的想法。

不少評論都把特朗普對格陵蘭及巴拿馬運河的領土索求，視為具有真實的戰略意圖，或者最起碼是特朗普作為與其他國家討價還價做交易的一種籌碼。當然，不能完全說特朗普沒有這些企圖，不過筆者認為特朗普在提出這些離譜的要求時，優先考慮的其實就是他自己。

無論是奪取格陵蘭、巴拿馬運河，將墨西哥灣改名為「美國灣」，還是吞併加拿大，特朗普提出這些提案時，心目中想的就是要歷史留名、滿足自己的虛榮心。试想他，根據憲法特朗普最多只能做這屆任期，如果要在短短4年內留下足以名留青史的永久政績，單靠奉行「孤立主義」是不足夠的，最快捷簡單的方法自然就是擴張領土，尤其是從基本上沒有反抗之力的北約盟友手中奪取領土。

另一方面，特朗普在這屆大選過程中，一直強調他的大男人主義、陽剛性質，以爭取年輕男性選票，「開疆闢土」可謂這種大男人主義思想的延續，正如特朗普親信、日前陪同其兒子小特朗普「訪問」格陵蘭的保守派右翼作家科所言，奪取格陵蘭就代表「讓美國再次有夢想」，目的是證明「我們不再是那種悲傷、零素素偏低的Beta男(意指怯弱、失敗的男性)」，「這是美國陽剛力量的重生，昭昭天命的回歸。」

事實上，特朗普在提到要奪取巴拿馬運河控制權時就經常提到一點，就是指剛剛過身的前總統卡卡當年不應該把運河控制權轉讓給巴拿馬，言談間毫不掩飾他將卡卡視為失敗者的看法。

大男人主義可以是很可怕的，尤其是當一個自以為是大男人、自命不凡的人在得不到他想要的東西的時候。如果特朗普在這屆任期中得不到他想要的東西，例如以關稅脅迫手段無法使其他國家在貿易問題上讓步，或者他可能真的會決定以極端行動對待格陵蘭，甚或用戰爭手段去達成其他目標，以便為自己留下一個永久政績，不管是名留青史，抑或是遺臭萬年。

特朗普馬斯克 點了幾多火頭？

合併加拿大

特朗普聲言要使用「經濟手段」將加拿大併入美國，並稱美加邊界就是一條「人劃的線」。特朗普表示，美國每年花費數十億美元來保護加拿大，「他們應該成為(我們)的一個州。」

武力奪取格陵蘭、巴拿馬運河

特朗普聲稱，格陵蘭對追蹤中國和俄羅斯的軍艦至關重要，因此美國有需要控制格陵蘭以「保護自由世界」。此外，特朗普也聲言要奪回巴拿馬運河，原因是這條「對美國至關重要」的運河「被中國控制」，但事實上運河一直是由巴拿馬政府控制。

攻擊英國執政黨

馬斯克曾多次聲稱英國是一個「暴虐的警察國家」，指控英國首相斯塔默在司法上歧視右翼人士，並聲稱斯塔默應該因涉嫌參與性侵犯醜聞而入獄，稱對方「極其卑鄙」且「深度參與以選票換取大規模強姦」。

干預德國大選

馬斯克在德國大選前，聲稱只有極右政黨德國另類選擇黨(AfD)「才能拯救德國」，隨後又在當地報章發文，稱將AfD視作極端「明顯是錯誤的」。他還稱德國總理朔爾茨是「傻瓜」，德國總統施泰因邁爾是「反民主暴君」。

●特朗普(右)與馬斯克點火頭對象大多指向美國的鄰國和盟友。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特約記者 葉友航

「上任首天終結俄烏衝突」得啖笑



●特朗普未提出任何結束衝突的方案。美聯社

香港文匯報訊(特約記者 葉友航)特朗普在競選期間一直承諾只要當選，就會在上任的第一天「終結」俄烏衝突。不過直到特朗普宣誓前，他本人及團隊成員都始終未有提出任何結束衝突的方案，有特朗普顧問更承認，俄烏衝突將需要數月甚至更長時間才能解決，意味特朗普還未上任已經食言違反選舉承諾。

顧問稱需數月時間解決

路透社引述兩名曾與特朗普討論俄烏衝

突議題的顧問稱，他們正考慮用幾個月的時間來解決這個問題，並承認所謂「第一天終結衝突」的承諾只是競選口號，忽視了衝突的複雜性以及新政府團隊組成需時的現實。

在競選期間，特朗普曾不下數十次宣稱將在上任第一天甚至更早的時間，促成烏克蘭與俄羅斯達成協議。然而從10月下旬起，他的言論發生了微妙的變化，開始說他可以「非常迅速」地解決戰爭問題。大選日之後，特朗普更進一步改口，只是說他會「解決」這場衝突，但沒有給出時間表。

雖然特朗普的終戰計劃具體細節仍在考慮之中，但報道指，特朗普的顧問普遍支持至少在可預見的未來放棄烏克蘭加入北約的可能性，並凍結當前的戰線，團隊亦傾向支持向烏克蘭提供物質安全保障，例如建立由歐洲軍隊巡邏的非軍事區。